

愛上自己倒影的絕色美男子

西文人經典延伸閱讀

希臘是人類文化史的一個特殊現象，希臘以城邦的方法屹立于世界舞臺，最後，城邦沒落了，居民們也不再把城邦當成是個人或宗教膜拜的對象，而是更傾向於將希臘當成一個「文化」概念，能使他們生活得更有意義的文化概念。

我們看看希臘神話中的精彩，就知道他們的命運不是一個強大國家的建立，而是一個美麗文化的傳承。

納西瑟斯與愛可

納西瑟斯 (Narcissus) 是一位外形酷似少女的絕色美男子，許多人愛他，也期待他的愛。但他始終輕視別人對他的情感。有位仙女叫愛可 (Echo, 字意是「回聲」)。當她遇到納西瑟斯時，瘋狂地愛上了他。但是愛可受到赫拉的懲罰，無法與人對話，永遠只能重複別人說過的話。

納西瑟斯在森林裡聽到有腳步聲，問：「誰在這裡？」

愛可回答：

「這裡。」

納西瑟斯說：

「過來。」

愛可回說：

「過來！」

當納西瑟斯走近時，愛可從樹後走出，緊緊擁抱他，但納西瑟斯卻從後掙脫，大聲地說：

「走開！」

愛可重複也說了聲：

「走開！」

之後，愛可無可奈何傷心地轉身離去。



德爾菲神廟祭祀阿波羅

水仙的教訓

有一次，納西瑟斯到林邊喝泉水，泉水清澈如鏡，清澈照出自己的倒影。納西瑟斯突然見到這樣美的形象，利那間也無法分辨那是自己的倒影，立刻墜入情網。從此，納西瑟斯每天沉醉在山林水榭，對著水鏡微笑，水鏡也報以微笑。他三番幾次去擁抱，但被他插手入水時，那影子就變模糊逐漸消失。他不斷起身看倒影，又一次次失望躺下。最後，納西瑟斯疲憊而死。

一群山林女神，不忍心看他屍屍野外，想將他好好埋葬，卻找不到的屍身，在不平靜的溪邊，只看到幾朵雪白的花。圍著黃色的花蕊，隨風搖曳，水仙花成了納西瑟斯的花身。

納西瑟斯出生時，母親曾請教神諭，自己的兒子是否能長壽。神諭回答：

「他會活到『認識自己』的那一天。」

德爾菲神廟的神諭：認識自己

德爾菲神廟 (Delphi) 位於雅典西北，祭祀阿波羅神。居住在神廟內的女祭司，擁有預言未來的能力。她們嚼食月桂葉，並吸來自地下的氣體，然後進入恍惚的狀態，神會進入她的體內，並透過她說話。站在兩旁的祭司記錄下來神透過她們所說的話，再傳述給來取神諭的請願者。這個著名的德爾菲神廟的入口處，刻有一句箴言：

「認識自己。」

神諭的訓示，無非是幫助人們更了解自己。

神諭：蘇格拉底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

有一次，德爾菲神廟降下一個神諭：
「蘇格拉底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。」

蘇格拉底 (Socrates, 西元前469-西元前399, 詳《西洋人文經典第3-1篇》) 不假思索，他驚訝地說：

「我怎麼可能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？」
為了證明神諭是錯的，蘇格拉底到處去問別人問題，想找到一個比他懂得更多的人。然而當他這麼做後，發現原來大家知道的真的很少，而且明顯地暴露出思想矛盾。結果，蘇格拉底不得不承認：他的確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，因為他明白自己的無知，而別人連自己的無知都不明白。



上圖：愛可正在回聲納西瑟斯的話。
右圖：愛可正在回聲納西瑟斯的話。納西瑟斯最後變成了一水仙。

詩詞如何啟發文字

中國人文經典延伸閱讀

任何人閱讀這段文字，心中總會呈現著一幅幅畫面，從而有著淡淡的哀傷，這是一種美感經驗，而這也是一篇好文章的最基本的要求，畢竟，文章是種藝術，沒有辦法讓讀者在心中構築美麗畫面的文字，都稱不上是好文字。

詩詞，重在意在言外。

梳洗罷，獨倚望江樓。

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暈脈脈水悠悠，腸斷白蘋洲。
溫庭筠《望江南》 早上梳洗完，就上樓眺望。「罷」一字，點出上樓的急切，顯見思念並不是一時興起，或者已是徹夜未眠。獨上樓台遙望江面，片片白帆歸來，卻沒有心上人熟悉的船隻，一次又一次次陷入失望，在無數次希望與失望的交替之中，內心不由自主起陣陣嘆息：我待你猶如夕陽斜暈脈脈含情，沒想到，你卻待我一如江水悠悠，不願回顧，這時目光無意間又掃過話別的地方——白蘋洲，怎不令人不肝腸寸斷？

整篇文章寫盡「思念」，但卻無一字「思念」。作者設計了一個場景，用「過盡千帆皆不是」來表現希望與失望的重覆交錯，藉此襯顯「思念」的殷切。任何人閱讀這段文字，心中總會呈現著一幅幅畫面，從而有著淡淡的哀傷，這是一種美感經驗，而這也是一篇好文章的最基本的要求，畢竟，文章是種藝術，沒有辦法讓讀者在心中構築美麗畫面的文字，都稱不上是好文字。

要學寫這類文字，我們必須讓自己心靈擁有一個「照像鏡頭」的功能，不斷攝取取景、轉寫，用各種角度，呈現相照於內心情感的畫面。例如，若將「千帆」改成「千船」就不好了，這將喪失特有鏡頭的效果。因為「千帆」代表一種遙距離所呈現之像，而「迷迭香」人眼光明睛於遠處，方能顯示期待之殷切。例如李白「送孟浩然之廣陵」：

孤帆遠影碧空盡，惟見長江天際流。

李白《孤帆》而不用「孤船」也是同樣代表一種遙距離之感覺。

用各種「影像」來取代自己所要陳述的意思，在修辭學上稱為「借代」。「借代」的重點在「代」，在間接，可增強文字的形象化。

三孩子延伸作品

以下為根據溫庭筠《望江南》、李白「靜夜思」，三一小朋友的延伸作品，意境與情感兼顧，請您欣賞。

昨夜，不知是夢是實，看到你搭著一艘船歸來，就說我要送你回家，你的慈祥身影閃閃失失。唉，不知今日會是你平安歸來之回嗎？唉！我待你好梳洗完可迎接你，帶著期待的心情獨望江樓。唉！江樓還是如同往常一般寂靜，放眼望去，一艘船都來去，唉，你的船始終沒有現身，如同夕陽一般期待你，可你却如悠悠江水渾然無覺。回首一看，見到你那我離別之地——白蘋洲，真是令我肝腸寸斷，傷心不已啊！（邱廷衍、國小三年級）

昨夜，我那遠出的人上未歸來，使我很難入睡。隔日，我梳洗完，便立刻跑到上樓去，眺望遠方，那一艘艘帶著帆的船隻使我燃起一絲希望，但它们的遠去又使我心灰意冷。我唯有如夕陽餘暉般的盼你歸來，你卻像悠悠的流水般叮嚀而去。看著往年送你離去的白蘋洲，不禁使我肝腸寸斷，傷心欲絕啊！（林庭盛、國小五年級）

在一陣清甜的夢中，月光照進我的眼，我半睡半醒之際，醒來中，只見地上一片銀光，我不知是地上之霜還是月色照了抬頭一看，明月正值眼前，頓時恍然大悟，真是，不知如何，一陣思念襲上心頭，我的眼眶充滿淚水，只是，不知如何，一陣思念襲上心頭，我的眼眶充滿淚水，只是，不知如何，一陣思念襲上心頭，我的眼眶充滿淚水。

在一陣美好的夢中，我忽然被月亮所射出既柔和卻強而有力的月光喚醒。我孤眠的對開島嶼，處於一個「自戀」的狀態而渾然不覺，並對這恒不变的世事——例如，人們會將書信一些自己喜歡的字，卻不是自己親筆的書；過一種「自我感覺良好」的生活，而不是有意義的生活，納西瑟斯故事所寓意，便是這種麻木的自我沉溺。

我正睡著半夢半醒的時候，我正醒醒的，只見銀光射進，是夢？還是霜雪，我不知為何？忽然間，一浪思鄉情緒，湧上心頭。（龍明軒、國中一年級）

「情」與「理」，是很重要的文化特色。

人在往會成爲一個孤絕的封閉島嶼，處於一個「自戀」的狀態而渾然不覺，並對這恒不变的世事——例如，人們會將書信一些自己喜歡的字，卻不是自己親筆的書；過一種「自我感覺良好」的生活，而不是有意義的生活，納西瑟斯故事所寓意，便是這種麻木的自我沉溺。

希臘人是「現實」的，「認識自己」，便是要「走出自己」，走到自己之外的廣大天地。希臘人是用什麼方法來走入「現實」呢？

運動比賽的良性競爭，是希臘人了解自己，並突破自己極限的方式，於是，比賽成了德爾菲神廟的箴言；「認識自己」的最佳注解。我們常以為比賽會使人挫敗，中國文化之中，重個人的「情」，超過事理的「理」，甚至認為，「情」便是「理」，而有「情理」這個詞，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特色。



神諭：蘇格拉底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